人民日報

（第七二八號）　今日一張兩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 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認為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通訊往來（一）　第二十七號

各地縣委、辦公室、區分委、工作組、通訊員同志：

你們那裏的生產搞得怎樣了？是否已完成下種？完成下種的地方，如何在下種與麥收的空隙組織副業生產？請趕快組織報導！

生產中的主要問題：如何貫徹自願等價的互助政策整頓互助組；如何補償錯鬥中農，安置地主富農，使他們能夠積極生產；如何解決貧雇農民生產中的具體困難，請着重報導，並將解決問題的辦法詳細具體的寫出來。

通訊往來（二）　第廿八號

一、邯鄲市負責同志：你們的藥材大會開的很好，對這個大會的組織領導上有什麼經驗？各方反映如何？有什麼問題？希繼續報導。

二、臨清市負責同志：你們的四月百貨大會進行情況如何？希能迅速告訴我們！

三、近來武安、長治、邯鄲、高平、陽城、運城、晉城、高邑等地都先後寄來他們開始執行中央局工商業政策的情形，這是很好的，希能繼續報導！其他還沒報導的城市，也望能將你們那裏執行工商業政策的情形告我們！

本報通聯科

我黨工商業政策影響擴大
邯鄲藥材大會十分熱鬧
上海、漢口等地藥商均前來參加

【邯鄲消息】為了便利川貨及關外藥材交換和山地平原藥材互易有無，本市特發起藥材大會。由藥材業組成籌委會，規定每年舉辦二次。春季會期由陰曆三月十五日起至四月十五日止，正會期是四月初一至初五。正會期前，由安國、禹州、晉城、館店、旧陽、長治等地來的商人有百餘人，從蔣佔區新鄉、上海、漢口、鄭州、濟南、安陽等地來的商人有九十六人。來客招待，各棧設有專人，食宿方便，取價公平。他們帶來了山地的知母、黨參，懷慶府的菊花、牛夕、山藥，從安國帶來了黃芪、赤芍等關外貨二十餘種，從上海、漢口、安陽等地帶來硃砂、雄黃等川廣藥材六十餘種。共計各種藥材十六萬二千餘斤。邊貴重的藥材如硃砂十三萬元一斤，砂仁與廣木香每斤八萬元，各種藥材平均價每斤一千五百元，五天內交易總值約兩萬萬元以上，比正會期前交易額增五倍以上。來客藥材完全出售，其中一半銷售於本市各棧行，一半銷售於冀中安國一帶。有一大些安國客人因來遲，買不上貨。山地山貨出售的大批是知母和黃絲，過去最感缺乏的大黃、當歸，這次大批到來。

藥材交易除大批在各行棧進行外，為便利小商販零星藥材交易，又另外組織了市場。市場兩端高搭彩樓，會場滿搭席棚，並掛滿了各地藥材商送給大會的賀帳。棚下陳列了三百餘種藥材。大會並專設招待處招待客商。為使會場更加熱鬧，會期中由新生劇團、魔術團義務出演，並有馬戲班參加。每日從早到晚來客與觀衆非常擁擠。四鄉小販和遠及二百餘里之內黃等地的小商，也推車肩挑藥材前來趕會。籌委會為照顧遠地小販困難，決定每天下午將小販來貨徵求其自願，按市價收買。大會第三天，商聯會和籌委會召開了藥材商座談會。會上由袁市長闡明政府堅決保護與發展工商業政策和出入口政策。有些從蔣佔區來的商人，因為過去不清楚解放區工商政策，並受到蔣匪宣傳，不敢來解放區做生意，經過這次親身體驗，普遍覺得解放區做生意比蔣佔區自由得多。他們表示對蔣佔區敲詐勒索、無錢不能走路的土匪作風十分痛恨，並願意以後到蔣佔區宣傳解放區政策，揭破蔣匪對解放區各種污衊，邀請更多的工商業家來解放區經營。（元晉）

退還代管商號　取消買賣限制
邯鄲商號增多工人也有活幹

【邯鄲消息】土地法大綱公佈後，本市即經過各種方式宣傳我黨保護與發展工商業政策。市政府並將過去代管的四十多家逃亡戶的工廠商店，退還了二十六戶。這些都是邯市比較大的買賣，如盛記鐵工廠，資金一千餘萬元。剩下的都是現在一時找不着原主的，待其回來，立即退還。城關車站等區也正在將錯鬥的工商業檢查退回。工商局並檢查改正了限制市場發展的某些措施，如糧食成交站，棉花禁止私人成交等，都一律取消，讓商人自由競爭。商人對於政府的這些措施，表示十分滿意，相信今後工商業將有大發展，都在積極籌劃如何擴大經營。最近到市府請求幫助找房子的在一千間以上。根據商聯會四月份幾個行業初步統計，工商各業均在增加。如作坊業（包括粉筆、棉織、榨油），從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四月份由六十三戶增至一百零六戶（粉筆業未統計完全）。鐵貨業由五十四戶增至六十戶，客棧由六十九戶增至七十八戶，中藥舖由三十三戶增至四十四戶，飯館由一百二十一戶增至一百二十六戶，過去因不了解政策而逃亡的商人，最近也陸續歸來。

元生藥行經理趙金容在談他自己的思想時說：「我是商人代表，去年雖然口裏也說不怕，但心裏實在是不敢大膽經營。權上的事大部份讓店員們去搞，自己去搞些街裏市民會的工作。今年土地法大綱公佈後，報紙上一次又一次的指示各地糾正過去對工商業的左傾錯誤，加上本市又有實際行動，如退回代管和錯鬥的工商業，這我才眞正相信了政府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他現在到處在大街上找門面擴大生意。他說：「如果再過幾天找不到，我就打算自己蓋門面。」他並提議讓政府號召組織建築新的街道。

由於買賣發展，排車、腳行等工人均有活幹了。據排車工人楊賓印四月十七到二十七日的統計，十一天共賺工資一萬六千元，最多的一天賺到二千七百元。腳行工人郝庭泉十天賺洋一萬七千五百元。

前天在市府召開的座談會上，廠主和商店的經理，都談了過去不一致大幹的心思，各行業工會代表也檢查了過去

地委書記親自指導
武安開始退還工商業

編輯同志：

本月十五號，人民日報發表的武安嚴重損害工商業一稿，情況完全眞實。但文中第一句說：「太行區清委會第六檢查小組對武安執行黨的工商業政策做了初步檢查，」這句話不符合事實。武安退還工商業，四月十號就已開始着手進行，這一工作首先有地委書記張慧如、武安縣長張漢林領導，作了深刻研究。後把幹部分成三部份到各街進行：縣長張漢林與分書郭佩文領導一組在二街試驗；二組是調查組，專門調查損害工商業損失情況；還有一部份幹部分派到各街宣傳政策，領導生產。一禮拜後，調查組把調查情況總結研究。在彙報調查情況時，太行區清委會馮同志也參加，他聽了彙報以後，把材料整理了一下。這個檢查，是武安城關區工作小組做的。另外，二街經過試驗，商業已全部退還，從本月六號，全城關區除一道街沒有進行，其餘十四個街普遍的着手退還。因為區幹部缺少，又從縣委會、縣政府等機關抽調十一個幹部參加。茲將二街退還情形報導如下：

城關二街：本月上旬退還了去年五月運動沒收的和順號、豫興恒、同茂號、新華池、勝利車行等五家，資金四百九十五萬，和牛年來賺的紅利八百六十三萬八千六百八十五元，全部退還。退時召開了舊東掌、新經理、店員代表、街幹部等廿餘人的聯席會議，會議首先有貧民會主席與城關分書把錯鬥工商業、違背工商業政策作了公開檢查，又講解了黨對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然後讓大家討論退還中的具體問題。舊股東李德存說：「還好退，把貨點一下，你們接收了我多少貨，還退還我多少。」新經理和幹部代表們都說：「還是算一下賬好，生意都賺了錢，應該把本利都退還。像同茂號吧，沒收時貨物折價二百四十五萬元，牛年來生意賺錢很多，貨頂貨，紅利還有一百一十六萬。沒收多少，退多少，原主太吃虧，要退都得退還，我們不能從中取利」。討論結果，確定了退還中的幾個問題：（一）貨物作價：生意裏入有貧民會一部分鬥爭果實，光和順號就有一百三十萬，貨物必須作成價才能結賬分紅。經大家討論，貨物一律按市價來作。貨物有漲落：比如顏料吧，沒收時每桶四萬元，現二萬元；但也有的貨物漲了價。一律平均按市價比較公道。大家都不吃虧，他們說是三全其美（舊股東、貧民會、職員店員都分紅）都滿意。（二）店舖僱用職員店員，由雙方自願接洽，政府決不委派。工資也由雙方自願確定，一方面使資本家有利可圖，一方面使店員有飯吃。（三）退還辦法：退還小組由舊股東、新經理、幹部一人及本店各行業代表一人組成。白天營業，夜裏貼貨算賬。現在生意全部交清，舊股東改為原來商號，正式營業。（武安聯合辦公室張一英）

一英同志：

來信使我們獲知武安城已開始糾偏，並有負責同志領導，這是很好的。關於上次報載武安損害工商業稿子，是根據太行清委會第六檢查小組複寫材料改寫而成。因複寫材料上標有「對武安執行黨的工商業政策初步檢查」等字樣。材料後面，蓋有「太行清委會第六檢查組」的圖章，文內沒有談到地委書記張慧如、武安縣長張漢林等同志。因此我們看了，認為對武安工商業政策的檢查，是太行清委會第六檢查組做的。在編者按語內希望武安領導同志對此檢查表示態度。

臨汾出了太陽

——王蜂——

我軍於十七日晚攻佔臨汾城後，十八日晨，除留少數部隊在城內搜索分散隱藏的殘敵外，所有作戰部隊均整隊撤出城外。我城防部隊與民主政府工作人員早已入城維持秩序，安撫市民，一切工廠商店學校民房和公共建築都馬上呈現和平的景象。入城的部隊不但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且負責把那些無人照管的商店工廠保護起來。這時穿着各色各樣服裝的市民面帶笑容，扛着行李、抱着小孩，從城的四面八方進來，紛紛返回自己的家。自來水工廠的工人、和復興鐵工廠的工人，都自動集合起來，要求馬上開工。十八日午後，自來水工廠即開工放水。市民得到充分的水喝，興奮的議論着：「這可方便啦，水比頑固（指蔣閻匪）在時多得多啦！」復興鐵工廠附設電燈廠也馬上開了工。我負責看守自來水工廠的部隊撤出時對工人說：「請你們先檢查我們，我們是不准拿一點東西的。」並親切的詢問：「工人同志，你們丟了東西沒有？有損失沒有？」工人很受感動的回答：「一點也沒有！」並異口同聲的說：「咱這隊伍太好啦！」汽車工人在蔣匪飛機轟炸下，還在加緊修理汽車，準備開出城外防空，一時就修好幾十輛。基督教辦的善勝醫院，在民主市政府勉勵下收容敵人的傷病員，並有很多老百姓前去治病。臨汾衛生醫院院長自動找着我軍衛生部背主任商討醫院開辦事宜，「一天門診」一百多市民和傷病員。蔣匪隨軍野戰四七醫院和七七醫院經我接收之後，馬上就召集了原來的醫生和工作人員，將蔣閻軍的傷兵都收容起來，一下收容了三千多人。但喪失人性的蔣匪於十九日竟派飛機來轟炸醫院，炸塌病房兩座，炸死和傷上加傷的五十一人。所有的傷兵都氣憤的破口大罵：「蔣介石狗娘養的！老子們過去受蒙蔽，替你賣命，掛了彩，現在你用飛機來轟炸咱們，老子不報這個仇不是人！」有的就說：「這一下咱們可明白了誰是咱們的仇人，害了咱們，誰是咱們的恩人，救了咱們。」有一些人當時就跑去找着我軍駐在醫院的工作幹部說：「我傷好了一定參加解放軍，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

臨汾師範、三聯中學、女子師範、臨汾中學等學校均先後找市政府工作同志接洽開課事宜。史專員馬上就到臨汾師範召集教員學生開了一個座談會，他們控訴過去學校受蔣閻匪警察、軍隊、「人民服務隊」、保警隊、憲兵、稽察隊、監務隊七種統治，十七天被逮捕四十五人，七個學生被殺。學生們小便不自由，大便無處拉。臨汾師範理化教員段利清還向我軍控訴蔣閻匪軍強迫他製造毒瓦斯的罪惡行為，說時非常悲憤。經史專員給安慰後，他們最後決議分頭去動員尚未返校的學生返校復課，從此學生即絡繹不絕返校，臨汾師範一天返校三四十人。他們要求民主政府領導，提出要報紙刊物雜誌看，積極準備開學。臨汾師範教務主任劉功還亦向我軍申述：他們初對我收容不了解，戰士問他幹什麼，他很恐懼的說：「我是老百姓教書的。」我戰士就泰然的說：「哦，教員。」他當時被這句話壓得沉重而發抖，蔣閻匪帮天天造謠宣傳共產黨如何殺人，那些情況馬上浮到他的腦海，心想這可完了。但我戰士卻很和氣懇切的回答：「不要怕，我們是保護教員界的。」這時他心上的石頭掉了一半，但仍是將信將疑的。不久他看到部隊對學校很尊重，並看到有些戰士穿的破鞋子，見到皮鞋不拿，見到衣服不穿，眞正教育了他，然後才完全安下心來。他說：「你們眞正不拿群衆一針一綫，說到做到，確實是人民解放軍！」曼圖戲院向民主政府要求派人指導他們，已於二十日開場，觀衆擁擠得很。

各街的商人在聽了我工作隊宣傳我們的工商業政策，看到我軍對工商業的保護行動後，立刻就忙着打掃院房，整理門面。東大街萬金堂和新記理髮館十八日就開始營業了。東關大商號榮泰昌老闆也回來準備開門營業，還有許多商人主動找我們，提出辦法，恢復市面。商會會長李榮找着我們同志談，有四百多家商店要復業，他們問能不能到石家莊去做買賣，要求民主政府召開商民會議商討如何開門。很多商民訴說他們貨物被蔣閻匪搬光了，粗細洋布做了沙袋了，有的幾家要六十條毛巾拿去「慰勞」了，菜都吃完了，門板搞去做了工事，店員被抓去做工事，四五個月沒做買賣了。商民業指志說：「頑軍把人逼，逼，逼，非逼死不可！好在你們來解放了！」有一家買賣向政府提出：「我們是私人買賣，掛了三青團牌子，受人家管，該怎辦呢？」

敵偽人員亦紛紛自動到民主政府登記。三八集團軍軍官隊留守臨汾隊員趙彥龍寫信給城防司令部，大意稱：「我原在楊虎城部下充任連長，編入編餘的軍官隊，後扣押在臨汾時，因戰事緊張，犯人放出作工，現因傷重呈請，准予依原地不動。」城防司令部及民主政府當即批准了他的要求。

一般市民都感到脫離了死亡與壓迫的苦海，已經得到和平自由的快樂，熙熙攘攘地在街上走來走去，呼吸着多年來享受不到的自由空氣。南街一個四十多歲的黃老漢，逢人，他喜得比過新年還高興。他說：「這下心可穩了。你可不知道頑固造謠說嚇八路軍見人不留，這些頑固眞可恥，我剛買了十斤玉茭麵，一下子被頑固搶走了，我跪着哀求不成，還被打了一頓。唉！今年還沒見過一點白麵呢！」停了停又很暢快的說：「你們來了，我們才又看到了麥子。要是再過些天不來，可就吃不上了！」同時站在他旁邊的人都好像合唱似的一齊高聲說：「今年可吃上麥子了！」原來被蔣閻匪糟蹋死了的臨汾城，現在又蘇醒活躍起來了。在一切大街小巷裏，可以隨時聽到稱讚共產黨的詞句。從鼓樓到西門的一個牆壁上就寫着這樣幾句話，充分表現了臨汾市民衷心的感激：

「陰天沒有晴天長，
臨汾突然出太陽，
要問太陽是那個，
就是中國共產黨！」

（晉南前綫二十日電）

趕快檢查存糧！

六專署檢查村倉庫
和村存糧開始腐爛

【武安消息】太行六專署在最近春雨後，即派員檢查倉庫管理工作，據王元庭同志回來談，武安×村分倉庫（負責八個村倉庫）的存糧，有的已開始腐爛，發現各別地方腐爛的極其嚴重。初步檢查了三個村，有××村倉庫存糧地方三十處，有五座房子濕潮；×村×莊存糧佔房四十九座，濕潮的有二十七處，×村酒坊院內存放玉茭七萬多斤，地濕潮有一寸多厚，玉茭已和水泡了的一樣，另一座房子存的麥子也濕潮了，不足一寸深。○宋懷珍家麥子潮壞了半寸多，靠地的已生白毛。李來福家存有二十多萬斤麥子，浮層生下了虫等。檢查出後就晒的晒，房子潮的該調的調，另換去處。從這幾個地方發現的情況來看是極其嚴重的，這種不應有的損失，各地應引起注意！

專署除將此次檢查結果通知所屬各縣外，並提出今後意見，五月初開始調劑糧食，在不浪費民力下，能夠調動的要有計劃的調動，縣裏派人和區財糧工作員、分庫幹部與王元庭（專署去人）同志，共同組織這一工作，繼續認眞的檢查各倉庫的情況。（六專署財政科）

發揚貧雇農正確意見
後補村退還中農財物

【太行消息】平順四區後補村貧雇羣衆開了個會，大家談眞理講實話，退還了損害中農的東西。會上，大部貧雇農羣衆對損害中農利益，非常不滿。趙起林說：「團結中農哩，我看咱村就有些是光嘴說哩！中農和咱在一個互助組裏，咱親眼看見人家也是一點汗一點血的在受，可是賺下工資不叫人家得，叫照顧貧雇農，連個情也不領。像中農趙伏生在組裏得不上工資，生產怎能起勁?!再說：新中農王愛民入股五百元，分紅時分了六百元；舊中農岳荷花也入了五百元，入的天數一樣，但只分了四百元。像這些事情實在說不通理呀！」趙克正說：「成天說依靠貧雇哩，我想咱這貧雇好比一堵大牆，要是端端正正結結實實的，別人才敢依靠，不然，誰敢依靠？還怕塌倒壓住人家哩！」法芝說：「上級號召咱們要好好生產，我看要是還侵害中農利益，咱村今年地得荒一半。貧雇怎能幹吧，還能把全村一千七百多畝土地做了？侵害中農，都不敢發家，做不好地，全村受害，貧雇也受害。只要不侵害中農利益，大家生產發家不怕了，就能幹好。不說別的吧，一個人就多栽一棵南瓜，咱村二百多勞力，你瞧能多栽多少？」他三個人的話，大家都覺得很對。又經過討論，都覺得傷害中農是自害自己。於是都自覺的把自己所欠工資及由小型社不同待遇所得的東西，清理了一下，退還了。

編者意見：後補村貧雇農對團結中農、補償錯鬥中農損失所抱的態度，所發表的意見，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貧雇農民對我黨團結中農，補償錯鬥，糾正左傾偏向的方針，是完全能够正確領會與接受的。我黨的政策、口號，是能够變成他們的政策、口號，而自覺地去執行的。並不像有些同志所想的：補償中農，就會給貧農潑了冷水，遭到貧農抵抗，甚至脫離貧農。相反，我們將因此更能很好的組織與發動廣大貧農，而不致陷入少數積極份子的小圈圈。因為，在大多數貧農看來，一點血、一點汗換來的中農的土地財物，到[illegible]於保障，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侵害他們，則是完全不會侵害他。這就要求我們工作時要眞正深入到中貧農中去，傾聽他們的意見，以他們中間正確的意見（這種意見通常是代表大多數），教育與表揚他們中間不正確的意見（這種意見通常只佔少數），提高他們，使他們領會與接受正確的政策思想，作為自己行動的指針。後補村材料證明，這是完全可能的。

編讀往來

醫生組織該不該清洗我？

編報同志：

人家說我是個有「政治問題」的人（我參加過國民黨），我把我的三代說說：我祖父燒石灰種地，到我父親時種人家的地（租的），叔父當長工，是被地主逼死的，我小時家裏人多地少（地十一畝半、人九口），我在初小唸過幾年書，十五歲就往東北三省藥行當小店員去了。每年受到最刻薄的剝削。我在東北住了十一年，學了一些醫術（中醫），就趕上九一八事變，我不願在那裏受日寇的奴役，就返回家來了。同時在村裏擔了些錢，開了個藥舖，自己行醫，自家，分的，人兩口），生活頗佳了。我有一門地主親戚在國民黨，他向我宣傳，叫我參加國民黨。他說今後任何人都得參加國民黨，否則就沒地位，將來徵兵就要先徵他（民國廿六、七年時候）。我就上了個名，另外我還介紹了七、八個人（都是農民）。但這些人他也沒有給過啥執照，也沒去那開過會。自從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各地反特，我就馬上向村幹部詳細坦白一下，還具過幾個反省書。自此以後，村幹部就另眼看待我，但我在村裏醫始終如一。不管誰叫我，遲叫遲到，早叫早到。在村裏我也沒有支過差。前月我區醫生組織把我清洗出來了（原則上清地主），差務也給加上了。現在我有兩個小孩和我的老婆四口人，種的二畝多地，住三間破房子（是地主羊圈，得的果實），藥舖亦不能開了，生活不好維持。前天出差，偏要叫我出遠差（半月時間），經我再三要求才免。我前幾年作風不好，與我老婆感情不好，我就是有點流氓習氣（男女關係事）。近幾年我有了兩個小孩子，我和我老婆感情好了，現在我就轉變了。以上我的歷史情況就是這樣，並沒一點空洞地方。我村農民大部都翻了身，我算個啥戶？醫生組織能否參加？差務該免不該？希答覆。

磁縣五區宗井　王清良

王清良：

確如你來信所談，你的主要職業是行醫開藥舖，自然可以參加醫生組織，過去醫生組織清洗你是不妥當的，過去參加過國民黨，民主政府成立後沒有反革命活動，已經坦白反省的，就不應再認為犯罪或有政治問題。如你所說情況，你個人的成份應是自由職業者，你家庭的成份則依據其對於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與使用狀況決定。至於差務問題，若過去規定你不支差，而現在你仍然執行醫生業務的話，可商請區公所辦理。同時你提到藥舖也不能開了，不知是為什麼，無法答覆。

——編者

豫北地方武裝英勇機智出擊

深入蔣區屢敗蔣匪

★輝縣攻克和橋敵據點全殲守敵★

【本報太行二十二日電】五月上旬以來，我豫北五分區各縣地方武裝，屢次深入蔣佔區打擊敵人，並打退蔣匪數次較大規模的進犯，打擊了敵人瘋狂搶糧抓丁的陰謀。本月二日上午十一時許，塊村營敵七十餘出犯，我輝縣大隊一部向敵猛攻，將敵追至小營，經十分鐘激戰，斃傷偽保安隊十五中隊長以下三名，生俘二名。一日夜安陽偽匪郭清部千餘人，進犯我鄴縣孫陶集一帶搶糧抓丁，二日上午被我鄴縣大隊擊退，斃傷敵四名；同一時間，駐湯陰屯子集之敵鄉公所武裝二十餘人出犯，進入我預伏在北城附近（陽城東南）湯陰營兵之伏擊圈後，我即向敵猛衝，經數分鐘戰鬥，俘敵三名，繳輕機槍一挺。四日上午，駐安陽之蔣匪四十師一一七團兩個營，結合偽匪劉乘仙部兩個連，西犯齋村、申家崗一帶搶糧，我二支隊聞訊後，即以一部插入敵後，一部插入申家崗，一部在申家崗村西，分三路向敵攻擊，敵曾兩次反撲均被我擊退；激戰兩小時，終將敵擊潰，計斃傷敵四十餘，俘敵一名。十一日拂曉，我一支隊一部，在湯陰城北二十里之劉黃村附近麥田內設伏，當日上午駐魏家營偽鄉公所武裝十八人出犯，當敵進入我伏擊地時，我即發起衝鋒，經兩分鐘戰鬥，除三人僥倖逃竄外，其餘全部被殲。總計上述五次戰鬥，共殲敵七十來名，內斃傷五十多名，生俘十七名，繳輕機槍兩挺，步槍十九枝，子彈一千四百多發，炸彈三十五個。

又訊：五分區輝縣地方武裝乘蔣匪出犯，後方空虛，一舉攻克敵和橋據點，全殲守敵。四月三十日夜，輝縣偽保安隊四百餘人向我南北關村（輝縣城北）進犯搶糧，我輝縣大隊一部即到樓根村截敵退路。敵見勢不佳，倉惶向我反撲，我殺傷敵一部後即轉移至八十畝、小營。此時，我輝縣大隊又偵得和橋據點偽輝縣保安隊十五、六兩中隊二百餘，配合上述北犯之敵，在南雲門與我民兵武工隊激戰，和橋守敵又以二十餘人急去增援，我輝縣大隊一部即乘敵尚未回巢之際，對敵突然襲擊，經五分鐘戰鬥，一舉攻克和橋據點，全殲守敵，計斃傷偽保安中隊長以下十二名，俘敵十名，繳步槍十九枝，手榴彈三十顆，子彈百餘發，電話機一部。

方城地武進擊大主山寨子地區

消滅土蔣匪兩個中隊

豫陝鄂三分區四十天殲敵二千

【新華社豫陝鄂二十四日電】方城地方武裝配合解放軍一部，本月九日在大主山寨子地區，殲滅進援土蔣匪朱希安部兩個中隊，斃中隊長王貫堂以下二十餘名，俘八十餘名，繳機槍一挺，步槍百餘支，短槍三支。按該股土匪是當地惡霸王貫堂於一月間在方城東山所組織的，一月二十七日曾襲擊我副城村民主村公所，傷害民兵七人，這次被殲，當地羣眾莫不稱快。

【新華社豫陝鄂二十四日電】遲到消息：三分區（轄洛河以南之嵩縣、伊陽、伊川、灤川等縣）公佈三月二日至四月十一日四十天剿匪戰果，雖不完全統計：大小戰鬥八次，斃傷蔣匪偽洛寧縣長兼自衛總隊長譚靜齋（轄）以下三百二十六人，俘洛寧自衛總隊副韓清海，二支隊副兼大隊長劉玉堂、五支隊副兼大隊長張羅處、十一支隊副兼大隊長張振京、特務大隊長張金生等以下一千八百零七人。繳獲輕機槍十六挺，步槍八百十八支，短槍六十九支，手提機槍等十一支，子彈兩萬六千餘發，糧食兩萬多斤，及其他勝利品一部。據該分區剿司令員談，四十天來的剿匪經驗主要是：（一）幹部親自偵察掌握情況，了解土蔣匪活動規律，然後進行清剿。（二）發動羣眾徹底剿匪，如帶路送情報等，凡與羣眾密切聯繫，羣眾運動發動起來的地方，那裏的剿匪工作就容易進行。（三）深入政治動員，根據情況及時提出口號，如提出五不怕：一不怕挨餓，二不怕疲勞，三不怕淋雨，四不怕走夜路，五不怕趟河。同時在剿匪中又提出兩多：俘匪多，繳槍多，獎勵剿匪功臣等。現該分區土著匪軍已大部肅清，剿匪部隊正加緊努力準備全部完成剿匪任務。

豫陝鄂軍區直屬隊

整頓羣眾紀律

【新華社豫陝鄂二十三日電】豫陝鄂軍區直屬隊，普遍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各單位均作了紀律大檢查，登記所借羣眾一切用具，開給借物收據，在用具上貼了物主的姓名住址，並請物主親自來看他們的東西在什麼地方。同時，又分別召開房東座談會，徵詢羣眾對部隊意見。對已損壞或遺失的東西，按價賠償。九連一班班長廖省出私拿所住院內逃亡地主的一付銀鐲子，賣了二十五萬元贓款，該連負責人當將該款如數送交農會，並道歉。某連為整頓紀律，特號召：每個戰士實行「滿缸運動」，保證經常將房東的水缸挑滿。各班並給房東鄰居每天送一担水，戰士們又將自己在豆芽種菜所賸下的錢買油鹽針線等日常用具，以便儘量少麻煩羣眾，因此軍直各單位軍民關係大為改善。

【新華社冀東二十一日電】灤城解放後，解放軍各部舉行熱烈評功大會。某團於主攻西城戰鬥中掃除一切障礙，最先攻越四丈高的城牆，佔領四個敵突出部，戰士們均奮不顧身由城牆躍入城內，迅速向敵縱深發展，堅守前沿陣地，擊潰匪多次反撲；子彈打完，與敵肉搏，用刺刀甚至鐵銃洋鎬，追使守匪喪失頑抗信心，奠定全殲敵人基礎，對全役貢

冀東克敵三據點

三河蔣匪極恐慌

【新華社冀東二十四日電】冀東解放軍地方兵團某部，十五日夜再度攻克三（河）通（縣）公路上的蔣匪據點韓家窰和定府莊、三河西南三十里夏墊鎮，蔣匪聞風逃竄，該地當亦收復。計共斃俘匪四十多名，繳機槍四挺，長短槍四十多枝，因守三河城蔣匪現已完全陷於孤立，城郊匪偽紛紛縮入城內，恐慌異常。

爭奪電燈廠

——攻克臨汾戰鬥通訊——

趙恆治

臨汾的電燈廠，緊靠東關的北城牆，中間的距離至多有三十米遠；同時它與臨汾城的東城牆相距也不過一百三十多米遠；電燈廠在軍事上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在敵人說來，它是東關的一個最重要的屏障，電燈廠一失，不特東關難守，而且臨汾城的東牆，也就暴露無遺；對我解放軍說來，不論攻關攻城，電燈廠都是我們前進道路上一個很大的障礙。因此，電燈廠是敵我必爭之地。

敵人為了固守電燈廠，挖了三道外壕，設有兩道鐵絲網，一道電網。外壕內沿佈滿了各種大小碉堡，發電的機器房院外又修了兩道磚牆，牆裏外處處有地堡，房上下處處有工事，每個地堡又都有交通溝聯絡起來，各個碉堡之間都有暗道往還，還有一條大暗道直通東關，陣地上又有城牆上的火力支持。這樣複雜的工事，匪滿以為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據點了；但是抵抗不住解放軍接二連三、排山倒海的攻擊。

三月二十七日黃昏，解放軍開始用猛烈砲火轟擊，壓倒了守敵的火力。我英勇的工兵連連續炸斷了電網鐵絲網，扭任突擊任務的×部二連胡耿保投彈組，飛快的接近壕沿，用排子手榴彈打得敵人不敢露頭。李銀鎖架梯組，抬着兩丈多長的梯子下到外壕，但壕深三九・二尺，梯子搭不上。在一閃一閃的手榴彈爆炸火光之下，突擊隊的同志看見一個地堡槍眼被我平射砲轟開了一個缺口，他們迅速的就把梯子豎在缺口下面，勇猛的班長劉得水同志第一個登上梯子，從缺口鑽了進去，敵人反撲兩次都被他打下去，他雖然負了兩處重傷，但仍然頑強的完成了鞏固缺口的任務，使七班迅速的跟着衝了進來。連長諸景葬將地堡的缺口擴大，又把戰士一個個的拖上去，立即向西側發展。勇士們手榴彈打完了，就拾敵人遺棄的手榴彈追殲敵人，經過一陣激戰後，三道外壕的敵人全部肅清了。我們佔領了兩道外壕，最後隔一道外壕堅持着。

二十四日夜，我又繼續攻擊，當即控制了電燈廠的西北角與東南角，並連續打退了敵一九八團和一九六團共約一個團兵力與原有守敵的反撲，鞏固了已得陣地。二十六日，敵人已換成一九八團防守，當天黃昏我猛烈的攻擊又開始了，一三一五部一連五班長毛穩與等七勇士，在強大砲火掩護下，越過外壕，猛撲敵前沿地堡，把手榴彈一個個的塞進地堡的槍眼裏，嚇得兩個地堡敵人叫着繳槍。接着又佔領了兩個地堡，後縱部隊隨着衝上來，摧毀障礙，修通道路，迅速的向縱深發展。至十一時許，我佔領了電燈廠北面一排房子，這時嚇壞了的閻匪六六師師長徐其昌，倉惶的跑到東關地道口親自督戰，又命令一九六團一個營上來增援，城牆上的砲火也拚命的向電燈廠發射，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打得烟霧滿天，響聲震地。我勇士們一致提出口號：「流血換來的陣地，絕不讓敵人拿去，能進一尺不退一寸，堅決消滅反撲的敵人」。一時屋塌了，牆倒了，工事打沒了，我英勇的人民戰士就用子彈箱裝上土壘起來做成臨時的工事，火藥烟熏得呼吸非常費力，炸彈片蒙住了地面，勇士們沒有退後一步。新戰士左保小負傷兩次不下火綫。一三一五部二連四排李賢路同志被炸藥震昏迷了，担架隊把他抬到半路上他才醒過來，看見自己是在担架上，他馬上跳下担架又跑上戰場。三班楊茂李同志負了傷，搶救組給他上了藥，叫他往回送，但他卻飛快地衝上了火綫。常有貴等五同志輪班的投彈、開箱、揭蓋拉火綫，誰投累了就另換一個人投，這樣連續打退了敵人七次反撲。敵人每一次反撲都是遺屍纍纍，氣得梁璜將一九八團長雖維嚴撤了職，由該團一營長張東清代理，不久張東清又負了重傷。至三月二十八日，一九八團已被打得完全喪失了戰鬥力，最後剩下二十五個人逃回城去了。換來了補訓第二團的第一營，但很快又被打得焦頭爛額。該團第二營接防後，嚇得縮在地道裏和機器房裏死守。殘暴的閻匪六六師師長徐其昌訂有八殺紀律，騙使士兵固守電燈廠，說：「只准死守，不准後退，退就砍頭。」有一天一個敵軍士兵聽見我軍口號，說了一句：「那邊喊口號了」，馬上就被殺了頭，說是「動搖軍心」，並且把頭掛在暗處示眾。但是徐其昌的殺頭和督戰，並沒有守住了電燈廠。當偵察清楚了情況後，四月一日夜十二時我軍組織最後的攻擊。強大的砲火與爆破聲響成一片，爆炸聲震得大煙筒直搖晃，地堡一個個的被炸塌，我突擊隊趁着濃煙猛衝下去，把閻匪補訓二團第二營全部殲滅在工事和地道裏，電燈廠就這樣成了閻匪的墳墓。

亂人坟攻心戰

六大隊一三一七部一營，對困守亂人坟的敵人，能抓住火候，進行火綫喊話，爭取了閻匪保警二九團七、八兩連自動放下武器，這是我軍在掃除臨汾外圍敵人的戰鬥中，實行政治攻勢與軍事壓力相結合所取得的一個光輝的勝利。

亂人坟是敵人保衛臨汾東關一個強固設防的外圍據點，我軍為了掃除攻擊東關的障礙，決定與攻擊電燈公司同時，把它一齊打下來。

三月二十四日早晨，據守亂人坟的兩連敵人，已經被我打得傷亡過半了；同時，我軍另一部份，又打進電燈公司和攻到東關的城垣，完全截斷了他們互相之間的聯系。特別是東關的閻匪，不准他們退入城內，使他們完全陷於絕望的境地。我們知道了這種非常有利於瓦解敵人的情況，便馬上抓緊時機，積極組織喊話，爭取敵人放下武器，二連政指先就瞄準敵人害怕士兵知道城被我打下的弱點，對敵人喊話，問他們知道不知道我軍已經打下了運城，敵人到了無話可說的時候就胡亂打槍。我們還是耐心地進行喊話，直接指出他們當前的死路和活路，隨後又把我軍春季攻勢勝利消息也告訴了他們，為了解除敵人疑惑，提出三個保證：不殺俘虜；不沒收私人東西；願幹的幹，不願幹的回家。這時敵人不做聲了，喊話同志又很機警地把身子露出工事喊，敵人也不打槍，營長看到這種情況，認為敵人是在猶疑，應趕快加強喊話，於是又重新組織了一個喊話組，進行反覆的喊話。同時用重機槍封鎖住電燈公司的道路，隨即對敵人喊：「我們封鎖住你們的後路，你們回不去了，快過來吧！優待俘虜！」這時，敵人很着慌，有一個敵士兵李富貴，在碉堡裏說：「人家叫咱們投降呢！」大家雖同意，就是沒有人敢說。當時我又打下了一個小暗堡，俘敵三名，知道該敵營長、連長、排長都傷亡了，裏面無當官的掌握，就根據這樣情況，佈置喊話內容：「你們營長、連長、排長都傷亡了，你們想一想要死還是要活，想[illegible]」「你們是被閻錫[illegible]一就是不讓老百姓活！」敵人回答了：「我們願意過去，不知過去[illegible]」提出保證，還有些[illegible]人未打一槍，營長[illegible]：「喊得輕些，不[illegible]即根據敵人這種顧[illegible]是不放心的說：「[illegible]事情成熟，立即表[illegible]叫×××，我還個[illegible]器：「我保證你們安[illegible]說：「天黑時，你[illegible]個手榴彈就過來。[illegible]規定我們派一人到[illegible]營部通訊員柴良玉[illegible]個班長急得要命的[illegible]等就晚了！」（怕[illegible]過去，雙方約好交[illegible]好了，撤出了倆堡[illegible]個連放下武器。

在蔣匪政府壓榨與剝削下

蔣區進出口貿易衰落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在蔣匪政府的壓榨與剝削之下，蔣管區的進出口貿易正日益衰落。據統計，今年第一季蔣管區各月份出口結匯金額如下：一月份計一千四百八十一萬四千元（單位美金，下同），二月份下降為九百二十八萬二千元，三月份微有上漲，計為一千零七十四萬二千元，但較一月份仍跌落四分之一以上。進口方面亦具有相同趨勢。同前時期內，蔣管區各月份進口商購買外匯金額如下：一月份為一千七百一十六萬五千元（單位美金，下同），二月份下降為一千四百三十七萬三千元，至三月份仍繼續有跌落，計為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元。四五兩月之進出口雖尚無統計，但不久以前上海金融界人士曾指出：「過去公開匯率（按指蔣政府規定之美金匯率）與實際情況相差百分之八十到一百，但現在却增到百分之二百以上，還就使得出口貿易陷於停頓。」另一方面，蔣管區走私之風日熾。據蔣區報紙消息，今年僅一、二兩個月份內，蔣匪海關所緝獲私貨共計二千九百零六起，估值一千零四十五億八千三百餘萬元（蔣幣），且據估計，未緝獲之私貨為已緝獲者二倍以上。蔣記兩廣監察使劉成禺說：「海關所緝獲到的都是中級以下的走私，中級以上的都提不到。」蔣區報紙透露：「漢口與廣州之間，早有黃金走私集團成立，此等集團有特殊背景，……走運一次，每次黃金數量均達數百兩之鉅。」而這些都是「為生活所迫的零星走私者」。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蔣區報紙消息：滬市各商店門市營業較三月份減少達三分之一，一般工廠則已深受停工威脅。四月中旬止，津市天順、中國兩火柴廠及唐山光華造紙廠等，均於上月相繼被迫停工，北平燕京、華北紙廠亦曾一度停工。上月初津市工業協會舉行會議時，民營紗廠對蔣匪政策表示極度不滿與憤慨，他們說：「由於（蔣匪）當局實施棉紗管制，民營紗廠都將關門了。」

前綫醫務工作者積極改善接收傷員工作

【前綫電】前綫醫務工作者積極改善接收傷員與搶救重傷員工作。某醫院人員經過長途行軍，於到達目的地時，全體人員即迅速將病房建設起來，並建立警報組，在村外半里路放一路燈，接診室門前掛一大燈，傷員一到即發出警報，全體人員即緊急集合接收，立即替傷員換藥，給傷員洗臉，接大小便，喂水，重傷員則迅速進行急救。因此傷員一到醫院，從檢查、登記、換藥到進入病房只需一個鐘頭，大大減少傷員痛苦。二分院專設搶救醫生，分院建立搶救室，設搶救組長、搶救護士。在開始接收時，發現一惡性壞疽患者，經醫生、護士一整夜的辛勤搶救，已經好轉。四分院院長親率全體工作幹部，輪流坐夜，堅持工作。一、三分院許多工作人員紛紛為傷員輸血。某同志一連輸了三次血，共達一百五十CC。某醫院護士已輸血達四、五千CC。

害怕我軍強大攻勢

晉中閻匪悲觀失望

【新華社晉綏二十三日電】處於解放軍強大攻勢，晉中閻匪悲觀情緒日益增長，閻錫山對其防禦工事信心日低，這從他四月十五日的一次講話中得到證明，他說：「三十六年感到三十五年做的工事不夠，今年又感到去年做的也不夠了。」平遙某偽鄉長說：「人家要打那裏就打那裏，咱們快完了！」介休中街偽鄉公所不敢在村內過夜，躲到野外露宿。為此閻匪計劃「再徵三十二萬民工修補一千二百個」。但在修太原附近工事時，又從各縣強徵來五千多老弱婦女。介休洪相村一孕婦被迫支差，竟致小產於亂石堆中。

【本報太岳廿二日電】平、介閻匪見大勢已去，作垂死掙扎瘋狂搶劫。五月一日，閻匪進犯介（休）、沁（源）邊沿，所到之處，見人就抓，見牲口就拉，不能拿走的，破壞農具，能拿走的拿走，到處燒毀搶糧。如介休一區堡和村，共有十頭牲口被敵拉去八頭，全區共拉走牲口五十六頭，抓走青壯年五十八人，搶走糧食二百七十石，羊子四百多隻，衣服傢具無數，連水桶、鍋碗都搶走不少。板峪溝底的老弱婦孺躲在窯裏，閻匪對這些毫無抵抗力的人民，採用日寇的殘暴辦法，用煤油、辣椒麵、硫礦點火來燒，扇車往裏扇風。敵人走後，我青壯年羣眾起來營救，除救活七八十人外，板峪燒死九人，溝底燒死二十四人。經過這次洗劫，十家就有九家沒吃的。

蔣匪軍事失利兵源枯竭

繼續強迫學生賣命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蔣匪軍事失利，兵源枯竭，決定繼續強迫青年學生以生命供其犧牲。據美聯社南京十日訊：匪國防部已下令匪青年軍四個師及傘兵總隊延長服役期限兩年。按上述兩匪部隊士兵，大部為青年學生，係在抗戰後期被蔣匪誆騙組成。對日戰爭結束後，已有部份退伍，其餘則在匪法西斯特務脅迫下繼續服役。今年三月十三日，我軍解放洛陽全殲匪青年軍二〇六師師部及五個團後，該師士兵在我軍愛護與教育下，深悔過去在法西斯欺騙下為蔣匪賣國獨裁統治賣命與人民為敵的錯誤，已有二千餘人於四月十日參加人民解放軍討伐蔣匪。

蔣區物價一日數漲

饑餓襲擊公教人員

魯湘蔣匪學校普遍罷教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蔣區公教人員日益陷於飢餓絕境。上月底，蔣匪當局公佈四月份公教人員生活指數，其中規定京滬等地區指數為二十四萬倍，而該月中滬市批發物價總指數則已漲至五十二萬餘倍。底薪五十元者，其收入共為七百六十八萬元；但實際收入僅抵戰前百分之二十九點五，即約十四元七角而已，且每月薪津往往有相隔一月尚未領到者，故其實值更將大為降低。

上月中，天津報紙披露具名「一羣苦命的小公教人員」的信，即指責蔣匪當局會喊嚷一時之所謂「按月照生活指數發薪」，為「隔門吹喇叭」。該信指出：「局內人（大官員除外）那一位不是愁眉苦臉，即或按月調整，與時發下，亦只有按照上月的指數為標準，仍舊追不上本月份的物價。」上月初瀋陽一位教師亦沉痛控訴：「大家都知道過去的物價是一天數變，一個月後再得到我們的薪金還能買一點什麼東西呢？」蔣匪天津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全體教職員，亦抗議蔣匪當局對「調整待遇，每次均拖延至一個月後始實行。中級公務員領到的薪金，只能支付兩間房子的月租。至於所謂「配給實物」，更是「名存實亡」」。上月底津報載「一羣小公務員」的信上即痛切揭露：「三個月來，我們一兩麵（指「配麵」）也沒有看見」，憤而發出「每月拿的那微薄的待遇，養不活我們的老婆孩子」的絕叫。上月中，瀋陽中長路員工一萬七千名，因生活困難，亦向蔣匪東北行轅請願，並抗議該局置彼等於不顧。公教人員因待遇過低而發生之悲劇，亦已屢見不鮮。上月中，蔣匪天津公用局公共汽車管理處材料科職員朱慶紹，因患骨髓瘤，住醫院施行手術前必需輸血幾百CC（立方公分），因無錢買血，醫院人員到管理處抽取該處同人血液時，看見每張缺乏營養的面孔，都現出菜色不忍下手，致朱現已半身不遂，危險萬分。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綜合平津、湘南兩省消息：山東、湖南兩省蔣匪（省立）學校，上月爆發大規模反飢餓罷教。魯省濟寧中學、滋陽師範、曲阜師範、滕縣中學四校教職員，為抗議蔣匪不照新標準發給四月份生活補助費，及爭取自二月份起配售兩袋麵粉，月初撥發生活補助費等合理要求，於四月十五日全體罷教。湘省湘鄉高級工業學校、湘潭女中、茶陵二中、零陵七中、南岳十二中及第四師範等校，為爭取與長沙、衡陽兩區平等待遇，及抗議蔣匪剋扣各地教員薪金按七折發給，於四月初實行總罷教。湘省（省立）小校教職員亦捲入反飢餓鬥爭中，他們於四月三日派遣代表多人赴長沙國民黨教育廳及財政廳請願。

蘇新大使羅申來華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上海訊，蘇聯新任駐南京大使羅申，於二十日由海參崴乘輪抵滬，當晚即乘車赴寧履新。

美帝武裝包辦南鮮偽選

南鮮人民堅決反抗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平壤訊：由美帝佔領軍政府一手包辦的南鮮偽選，在六萬餘武裝警察及一百萬「青年志願軍」的武力威脅之下，已製造了一個偽反朝鮮人民願望的反動議會。朝鮮地方報紙揭發了這次選舉中美帝與南鮮反動當局所施用的卑劣的欺詐恐怖手段，同時描述了南鮮人民反對偽選的英勇鬥爭。

還些消息引用了許多由南鮮逃出的難民的談話，證明南鮮大多數居民[illegible]

消息。另訊：大阪十一日電：韓僑協會在此間舉行大會，決議反對南鮮之分裂偽選。

蔣美勾結扶助日本侵略勢力

華南鹽鐵大規模輸日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蔣區各方消息：國民黨匪幫政府積極輸送中國原料供應日本。最近海南島生鐵一萬餘噸，又由蔣匪船隻送往日本鋼鐵中心八幡。蔣匪正進行今年以二十五萬噸海南島鐵礦輸日的無恥計劃，蔣匪中央社會不知羞恥地自供：「海南島鐵礦實際上已成為日本鋼鐵工業所需原料的唯一來源」。此外，台糖與台鹽亦在大量運日，僅上月中旬運往日本之台鹽即達二萬噸。據中央社東京十六日消息透露：蔣匪中信局又製定一以價值三百萬美元的原料輸日計劃，此批物品包括鹽、毛皮、桐油、礦石等，並定於本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四天中輸往日本。據蔣匪官方數字，自對日戰爭結束迄今年四月初，由蔣匪中信局與日本進行之「以貨易貨」貿易，總額已達四千萬美元，蔣匪輸日原料價值為二千五百萬美元，蔣匪現已決定於今年度內以中國原料償還蔣日「易貨」中一千五百萬美元的日貨入超總額。上項三百萬美元原料輸日的目的，即係此償還總額之一部份。

紐約市民示威遊行

抗議反蘇影片上演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塔斯社紐約訊：美國廣大進步羣眾對美國影院上演反蘇的捏造影片「鐵幕」一事，表示強烈的憤怒與抗議。紐約市民萬人於十一日衝破警察的種種非法鎮壓，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示威者散發成千張傳單，呼籲人民抑制上演該片的電影院，同時紐約各進步團體每日均在上演該片的「羅蕤西」影院附近佈置糾察隊，散發成萬張譴責該片的傳單，該片在克利夫蘭、芝加哥等地演出時，亦遭遇同樣的抗議。